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晓莹 编译

用嘴打乒乓球的他感动世界

东京残奥会即将落幕,很多残疾运动员或让人深感震撼,或让人热泪盈眶,他们用行动证明:残奥会是人类对意志和精神极限的冲顶。在这些运动员中,没有双臂的埃及乒乓球运动员易卜拉欣·哈马托口衔球拍、用右脚发球的模样,成了这届残奥会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

48岁的哈马托是残奥会乒乓球项目中唯一用嘴打乒乓球的运动员,他出生在埃及东北部城市杜姆亚特附近一个小村庄,10岁那年因为一场火车事故失去了双臂,谁都没有想到他有朝一日会代表埃及参加残奥会。

那次意外事故后的几年里,哈马托一直躲在家里,只有晚上才出门,他不想看到人们那些带着怜悯和遗憾的目光。“当时我们村里只有两种运动项目可以选,踢足球或打乒乓球,这两样我都会。从我的身体条件来看,踢足球更符合逻辑,但为了挑战自己,我选了打乒乓球。”

哈马托踢过足球,但失去双臂让他难以保持平衡,导致多次受伤。有一次去少年官时,哈马托意外地被乒乓球所吸引,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当时有两个朋友打乒乓球,我当裁判,他们围绕一个得分产生了争执,我偏向其中一方,另一个人跟我说,‘你连乒乓球都不会打,就别干涉我们了!’这话刺激我决定打乒乓球。”

事故后第三年,哈马托学会了打乒乓球,可无臂打球的难度可想而知。哈马托说,他试过多种方法,包括腋下夹拍,但效果都不好,最终选择了用嘴。他几乎每天都努力训练,差不多用了一年才适应用嘴持拍,用右脚夹着发球,又花了多年时间慢慢熟练起来。“人们刚开始看到我打球都很惊讶,后来大家都给我很多鼓励和支持,为我的意志、坚韧和决心而骄傲。”

2004年,31岁的哈马托首次在残疾人运动会的比赛中亮相。多年后,他赢得2011年和2013年非洲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银牌,2013年埃及的一场公开赛上也获得亚军。同年,这位无臂乒乓球运动员被评为“年度阿拉伯运动员”。2014年,他作为特约嘉宾出现在乒乓球世锦赛的舞台上,口衔球拍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对垒,比赛的照片传遍全球。

2016年,哈马托参加了里约残奥会,他说自己“美梦成真”。“我想告诉所有人,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热爱而努力。”他在巴西对着全世界说,“残疾不在胳膊或腿上,真正的残疾是无法坚持去做你所喜欢的事。”

和很多运动员一样,哈马托近年来遭受着伤病困扰,背部伤病让他无奈退出2019年非洲锦标赛,新冠疫情也影响了他的训练。哈马托已经结婚,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虽然打乒乓球,但他的偶像是足球明星罗纳尔多以及自己的叔叔。哈马托说,一路走来,他的人生哲学是“在生活中永不放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韩如冰 编译

进入尾声的东京残奥会让人们见到了更多残疾运动员不断挑战自我与意志的风采。“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的大名很多人都听说过,却很少有人知道残奥会的创始人。有意思的是,第一个提出举办残奥会想法的人不是体育界人士,而是一位德国医生——路德维希·古特曼教授。

1899年,古特曼出生于当时的德意志帝国上西里西亚托斯特镇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手工蒸馏利口酒技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古特曼3岁时,全家搬到西里西亚的科尼舒特(今波兰的霍茹夫),这是一个德语和波兰语等四种语言混用的地区,也是一座矿业城市,成千上万的工人每天呼吸着充满煤炭味道的空气,而其中一个工人改变了古特曼的生活。

古特曼自幼对医学感兴趣,1917年夏,他在当地医院做志愿者,照顾一名脊柱严重受伤的矿工。尽管悉心照料,但一位医生告诉古特曼,“无论 you 做什么,他都活不过三周。”最终,这名矿工死于脓毒症,那段经历让古特曼无法忘怀。

几周后古特曼入伍,上了一战前线。后来,他撤出前线,1918年4月开始在如今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大学学习医学,1919年转入德国弗赖堡大学。1924年,古特曼获医学博士学位。

在大学里,古特曼意识到体育运动的作用,他将其视为改变社会的途径,也练习拳击等作为防身术,避免受到反犹太主义者的攻击。毕业后,古特曼成为弗罗茨瓦夫犹太医院的精神外科主任,后来他成为德国最好的背部疾病和行动能力专家。但在纳粹德国时期,由于犹太人身份,古特曼和家人生活越来越艰难,他只被允许在犹太医院工作,只能治疗犹太人患者。

到了1938年,情况继续恶化,纳粹将当地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要求古特曼解释每个病人留在医院的原因。古特曼为所有病人辩解,甚至夸大一些人的病情,即便如此,还是有3个犹太人患者被纳粹带走。从那之后,古特曼意识到在德国生活太危险,便同家人一起迁到英国。

在英国,古特曼继续研究治疗脊髓损伤患者的最佳方法,他不想治愈病人,更想帮助他们重新拥有正常和有意义的生活。1943年,英国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创办了一个脊髓损伤康复中心,古特曼担任主任。他在二战期间用新方法治疗在前线受伤的士兵,治病的同时也给予病人情感上的鼓励。

深知体育活动对人身体的和心理都有很大帮助,古特曼提倡“运动疗法”,以此帮助残障人士重获尊严和自信。1948年,在他的筹备下,医院举办了一场名为“国际轮椅运动会”的体育赛事,16名坐在轮椅上的退伍军人参加了射箭比赛。这场运动会为残奥会埋下了种子,古特曼说,“我们想让它成为国际比赛,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国家加入”。

1952年,如古特曼所愿,运动会的规模开始扩大,来自其他国家的残疾运动员加入进来。到了1960年,这一运动会被称为“国际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同年罗马夏季奥运会之后,来自世界23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名运动员参加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国际残障人士运动会,这也被视为第一届残奥会。到1968年,已经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750名运动员参加。

古特曼在1980年去世,未曾见到残奥会日后的辉煌,但毫无疑问,他是了不起的“残奥会之父”。2012年,伦敦残奥会期间,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被用作残奥会训练中心,为了表彰古特曼,英国国家脊柱损伤中心外还建立了一座他的铜像。



『残奥会之父』古特曼医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晓莹 编译

从核辐射受害者到残奥会冠军

美国运动员奥克萨娜·马斯特斯是东京残奥会上的一名全能型选手,来到东京之前,她已经赢得了8枚残奥会奖牌。让人吃惊的是,这些奖牌来自完全不同的项目:划艇、滑雪、自行车……“挑战”一直是马斯特斯的人生主题。

和很多因意外事故导致残疾的运动员不同,马斯特斯生来就失去了健康。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三年后,马斯特斯出生在距离核电站爆炸地点仅几小时路程的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基,因为受到核辐射影响,她全身多处畸形,只有一个肾,胃部不全,双手手指呈蹼状,双脚都是六个脚趾,左腿比右腿短14厘米,而且没有胫骨。

亲生家庭把她送养,此后她换了三个孤儿院。在一次名为“幸存者”的采访中,她说自己在乌克兰的孤儿院中受到了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7岁那年,她被一个名叫盖伊·马斯特斯的美国单身女性收养,经过两年复杂程序后,马斯特斯从乌克兰前往美国。

马斯特斯发现,运动给了她治愈的力量,“运动是我的一种疗伤方式,能让我将一切释放,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找到自我,重塑自我,改写人生……如果我的故事可以给那些还在孤儿院或其他地方挣扎的孩子一丝阳光,或者能帮助改变某个系统,永远改变那些孩子的命运,那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但身体上的痛苦依然折磨着她,9岁那年左小腿截肢,5年后右小腿截肢。“上中学时,有人叫我去适应性赛艇俱乐部训练,我不喜欢‘适应性’这种词,完全不想去。我喜欢运动,但当时只有一条腿的我不希望别人让我做什么适应性运动。”她说,“后来母亲劝我去试试,下水离岸的瞬间,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一切都对了。我喜欢划桨和把桨放开的感觉,我想努力向前。”

第二次截肢后,她住了5个月院,“我起不了床,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到水里。我经常想,一旦能离开这儿,就永远也不再呆坐在一个地方。”

经历两次截肢手术后,马斯特斯重回水中,释放情感。“在乌克兰的那段生活带给我的回忆频频出现在梦里,划艇是一种不需要真正喊出来的呐喊,它让我得以释放。”

尽管没有小腿,马斯特斯依然能在多种体育项目上全面开花。2012年,她在伦敦残奥会上首次亮相,拿到划艇项目铜牌。之后,她把兴趣转向越野滑雪。备战2014年索契冬残奥会时,她去美国科罗拉多州进行训练,但低估了费用,她又不想麻烦别人,干脆睡在车里。在索契冬残奥会上,她在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比赛中拿到奖牌。而在2016年里约残奥会上,她参加了自行车比赛,尽管获得第四名,但对于又开拓了一个新项目的她来说,这已是一次成功。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上,她再度在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比赛中收获奖牌。

今年的东京残奥会上,马斯特斯在8月31日斩获第9块奥运奖牌——H4-5公路自行车个人计时赛金牌,这也是她的第三块奥运金牌。明年的北京冬残奥会上,还将出现马斯特斯的身影。